拉加卜博士的中國情緣

高秋福

往事鈎沉

拉加卜博士興奮地說，中國造紙術的發明與傳播，導致莎草紙失去市場，以致最後失傳。事隔近兩千年，中國古老造紙術的保存與應用，是他受到啓迪，促使久已失傳的莎草紙得以再造和新生。這是一個多麼奇特而有趣的歷史的怪圈。在場的朋友們不由評論說，在這個怪圈中，中國的蔡倫在人類發明史上扮演了一個光輝的角色；埃及的拉加卜在人類弘揚自己的古老文明的歷史上又佔有了一席光輝之地。

聽到朋友們這番議論，拉加卜博士撫摸着漸見稀疏的滿頭銀絲，嘴角上不由漾起一絲微笑。他告訴我們，莎草紙再造成功之後，一方面用於修復、謄抄、保存埃及古代文獻，另一方面用於發展現代旅遊事業。他聘用一大批藝術家，將埃及從古墓中挖掘出來的壁畫、法老與神祇的頭像、楔形與象形文字、著名典籍的斷片一一描繪到這種紙上。拙樸的淡黃色紙張，配以風格別致的圖畫，顯得古色古香，給人以鮮明而沉重的歷史感。這種莎草紙畫一上市，立刻就成爲各國遊客爭購的紀念品，年銷額達幾億美元。不幾年，埃及全國各地興辦起幾百家莎草紙製作作坊和莎草紙繪畫室。無論走到哪裡，都可見到莎草紙畫的銷售。不過，拉加卜博士指出，市場上出售的莎草紙畫，許多是贋品。那些又黃又硬的畫紙，並非用紙莎草製作，而是用玉米秸或甘蔗渣做成的。但是，不管怎麼說，莎草紙畫已成爲埃及旅遊業中一種特色獨具的紀念品，成爲人們了解古埃及人民生活、弘揚古埃及文明的一個特殊的門徑。

拉加卜博士不僅熱衷於創造發明，還勤勉於總結他的實踐經驗。他告訴我，莎草紙試製成功兩年後的一九六八年，他利用尼羅河上一艘私家小船創建了這座莎草紙研究所。研究所的資料表明，二十多年來，他就紙莎草的種植、莎草紙的製造、莎草紙畫的製作以及莎草紙的歷史興衰已寫出三十多篇學術論文和兩部專著，成爲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莎草紙專家。他創立的莎草紙製造新工藝，於一九七七年獲得埃及國家專利。一九七九年，他榮獲法國格勒諾布爾國家科技學院應用生物學博士學位。同年，他又榮獲埃及總統專爲國家文職人員頒發的最高榮譽獎共和國勳章。

談到他的成功和榮耀，拉加卜博士總是滿懷深情地提到中國。他說，一九五六年出使中國是他人生之旅的一個重大轉捩點。作爲埃及首任駐華全權代表，他是創建埃中友好合作關係的參與者，是兩國人民傳統友誼新發展的見證人。同時，他一再強調，他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仰慕者。正是這一古老文明，點燃了他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火花，使他從軍人——祖國的保衛者，變成了文人——祖國古老文明的弘揚者。

確實，拉加卜博士對中國人民懷有眞摯而深厚的感情。在他的辦公室，在他的莎草紙研究所，在他興建的展示古埃及人民生活情況的「法老村」，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擺放着他當年同周恩來總理交談的巨幅照片。每當中國新任駐埃及大使到任，他都邀請他們參觀「法老村」。每當中國客人參觀他的研究所，他都以珍貴的、親筆簽名的莎草紙畫相贈。我這次參觀和採訪，不但得到他親筆簽名的莎草紙畫集，還得到他親筆簽名的一本關於莎草紙再造的博士論文集和一本裝幀精美的莎草紙畫集。在畫集的內頁上，八十高齡的他顫抖着雙手，分別用阿拉伯文和中文一筆一畫地書寫上他和我的名字。看着他那認眞的情態和工整的筆跡，我感到，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簽名，而是埃及人民對中國人民友好情誼的眞情流露。

那次難忘的長談之後，我幾次建議和敦促他訪問中國。他說，那本是他夢寐以求的事，但年屆耄耋，已力不從心。十多年之後的二〇〇四年一月，他以九十三歲高齡在開羅溘然長逝。得悉，我調閱了關於他的大量報道，重讀了他所饋贈的作品，在遙遠的北京默默向他致祭。現在，又有十多年過去，中國同埃及建交六十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我不禁又憶起這位慈祥可敬的老人。搓搓手掌，我彷彿感到，他當年同我雙手緊握留下的餘溫，仍然溫暖着我的掌心。（下）

根據女法老故事繪製的莎草紙畫　（作者供圖）

從西夏王陵到成吉思汗

小　可

天南地北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黃昏，從香港飛成都，抵達有「蜀犬吠日」之稱少見陽光多見雲霧的古都成都時，已是晚上八時許。再坐車走一段路，進餐廳，匆忙吃點晚餐後，入住酒店。睡不到四個小時，翌晨四時半起床，又飛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銀川。睡眼惺忪，上午所遊景點已了無多大心思細看，午間一時許，來到距銀川城區三十五公里西郊的西夏王陵，才被那巍峨壯觀的賀蘭山，以及山下形制獨特、氣勢宏大的西夏王陵所吸引，倦意全消。在那方圓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九座王陵和二百五十三座王公貴戚的陪葬墓，這是被譽爲「東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

對西夏之名，一般港人何其陌生，在學校讀中國歷史，一掠而過，只知道留下來的，除了幾個研究西夏的專家學者外無人能看得懂的天書式西夏文字。

對金庸迷，西夏慕容氏則早負盛名。在金庸筆下，《天龍八部》中的慕容復，翩翩公子，文武全才，爲五胡十六國時期建立多個燕國的鮮卑族貴族慕容氏餘脈，名爲「復」，爲要提醒這個沒落貴胄要復國稱帝。

現實中，一九七二年六月，蘭州軍區某部在寧夏賀蘭山山下修建一個小型軍用飛機場，有軍人意外挖出了多件陶器和方磚，方磚上刻有一行行方塊文字。原來這是西夏時期的陵墓，方塊文字是西夏文。考古及保護王陵工作由是展開，旁邊亦有西夏博物館系統地展出西夏歷史及考古工作成果。

告別陵區時，導遊說若適逢其會，從賀蘭山邊陵墓背後會有演習軍機盤旋，日前就有爲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軍演的軍機在此間出現。

見到西夏王陵，順理成章想到成吉思汗。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統一了長期以來分裂的北方部落，展開對西北的擴展，西夏首當其衝。蒙古與西夏戰鬥時，夾雜着金國和女眞的滋擾，蒙古人幾面出擊，相對於蒙古大軍，西夏雖然弱小，但擅於死守，成吉思汗且戰且和，經過二十二年、六次戰爭，方能徹底消滅了西夏。西夏王朝維持了一百八十九年、十個皇帝，帝陵就在上述的賀蘭山之下。

絲路旅遊所到的西寧、中衛，均爲蒙古和西夏的古戰場。

蒙古對西夏狂攻猛打，西夏陵區備受波及，又遭到民間長期洗劫。輝煌過後是黯淡，王陵骨架雖尚存，仍可顯示西夏王朝特有的建築格局，惟渺乎茫茫，浩乎無際，殘留的陵丘，滿目土黃色，八月末，銀川氣溫三十攝氏度，正午時分，熾日炎炎，金光映照陵墓，令人倍添惆悵。

西夏王陵受漢族文化、佛教文化影響，與自身的黨項族文化有機結合，構成了中國陵園建築中獨具一格的形式。陵區東西寬約四點五公里，南北長約十公里，陵園地面建築由角樓、門闕、碑亭、外城、內城、獻殿、塔狀陵台等單元組成。墓室簡樸，三室土洞式結構（中央的主室和左右耳室），陪葬品也不多。陵台建在墓室北的十米處，形狀呈八邊七級、五級及九級的塔式，底層稍高，爲夯土實心磚木混合密簷式結構，加上偏離中軸線矗立，是黨項族的創造。

即使狂攻猛打，蒙古大軍也並非連戰連捷，付出了慘重代價。成吉思汗忿恨道：「每飲則言，殄滅無遺？以死之，以滅之」，他在最後一次領大軍攻打西夏時病倒，臨終下旨，破西夏城時斬盡殺絕。要不是與西夏苦戰，蒙古大軍可能更早就南下攻陷中原，也可能更早就闖進西域。物是人非，傳奇依舊，儘管這只是一小段未爲多少人察覺的插曲。

陸路絲路源自漢朝，唐時大盛，南宋對西方貿易已轉入海路。陸路絲路促進中西方商貿文化交流，對中國意義重大，絲綢、瓷器、茶葉等爲西方所無的物品，中國大舉輸往西域，換回來的其中有大量貴重金屬，尤其是白銀。明清時經濟大盛，與此不無相關。英國工業革命後，不得不以鴉片換回中國所擁有的白銀，歷史上西方稱之爲「漏銀」。英雄造時勢，戎馬大軍蒙古，以武力西進，橫掃亞歐兩洲，大敗斡羅思（俄羅斯），劍鋒直達今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等地，「天下何人不識君」，西域懼極，稱爲「黃禍」。成吉思汗的西征其實對西方有利，因爲中國四大發明中的火藥、印刷術等由此傳入西方，造就西方科技突飛猛進，西方之所以後來居上，超越中國，與此密切相關。不必「趕新潮」，也不去「迷戀骸骨」，就講實實在在的現實：絲路、成吉思汗、西夏，三者沒有必然的相關性，或者可以這樣說：絲路對中國有利，成吉思汗對西方有利，西夏對金庸有利。

西夏王陵中的墓道，填土隆起，呈魚脊狀（攝影）小　可

先市醬油

商子雍

飲食男女

醬油是一種調味品，而先市，則是位於四川省合江縣的一個小鎮。這麼一說，想來大家都會明白，先市醬油者，乃先市鎮生產的醬油是也。

有人說，飲食所呈現的狀態，足以顯示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高低；此言有理！因爲，在原始人類只能憑藉漁獵和採集獲得食物、塡飽肚子的遠古時期，人和獸的區別，其實並不大。只是在懂得了用火加工食物之後，人才在飲食這個層面，同茹毛飲血的獸拉開了距離。再往後，養殖和種植技術的掌握，使得人類有了相對可靠的食材來源，而製陶技術的出現，又幫助人類在「燒烤」以外，有了更多的用炊具加工食物的方式。在經歷了以上幾個里程碑式的跨越以後，人類在飲食上，才初步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文明。

不過，人類早期的飲食文明，仍然是以果腹爲主要目的。慢慢，隨着食材的日漸豐富、科技的不斷進步，以及人自身對食物鑒賞能力的提高，味道（也就是好吃、可口），遂成爲人類飲食文明的另一個重要追求。如今，飲食文明的內涵已經包羅萬象，但好吃、可口與否，仍在其中排位靠前。「味道怎麼樣？」——餐桌上，這樣的話語，怕是會經常聽到的吧！

說到味道，不能不提起伊尹這麼一位有着「廚祖」之譽的古人。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他就提出了「五味調和」的理論，認爲在烹製食物時，應該把甘、酸、苦、辛、鹹這五味合理調配，以達到「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腴」之境界。當然，這是一番難度極大的勞作，除了對火候的把握以外，合理地使用調料，至關緊要。

然而，從世界植物分布的情況來看，含有特殊香氣和味道的芸香科、薑科植物，大多分布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黃河流域，或被稱爲「中原」的黃河流域，生長的可資調味的植物確實不多，所以，我們的祖先才不得不（也可以說成「極爲聰慧地」）通過改變食物的結構，來獲得能提高食品鮮味的谷氨酸鈉。於是，用霉變糧食的方法製造醬、豉、酒、醋等調味品，構成了中國調味品以及中國烹飪工藝的主流。至於五花八門的外來植物類調料，諸如辣椒、胡椒、茴香、孜然、葱、薑、蒜等傳入中土，那都是絲綢之路、乃至海上絲綢之路開通以後的事了。

今天咱們只來說醬油。

醬油是由醬演變而來，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就有了製醬的記載。最早的醬油是由鮮肉醃製而成，與現今的魚露製造過程相近，屬昂貴的奢侈品。後來用大豆替代鮮肉製作，風味不減且成本大大降低，醬油才逐漸走進平民百姓的廚房。中國歷史上最早使用醬油這個名稱，好像是在宋朝。南宋時，福建晉江人林洪所著《山家清供》一書中，就有着「韮葉嫩者，用薑絲、醬油、滴醋拌食」這樣一通文字。

如今之醬油，已成爲千家萬戶的生活必需品，生產醬油遂成爲一個可觀的盈利行業，有些醬油還行銷全國，成爲所謂的大牌、名牌。然而，前不久我在四川合江，卻和一種歷史久遠、質量上乘、但影響僅限於川南、黔北、渝西三地的優質醬油邂逅。那是在堯壩古鎮，一家古色古香的店舖，門頭高懸「先市醬油」的牌匾，兩側則是如下楹聯：「調合五味；口福萬家。」當地的文史專家何開明告訴我：先市醬油的產地合江縣先市鎮，位於川南、黔北結合部的赤水河畔。古時，川鹽從自貢到瀘州進入長江，在合江溯赤水河上行，經先市鎮至茅台鎮，再通過陸路運送到貴州腹地。由於地處鹽道、得原料充足之便利，先市盛產醬油，釀製技藝始於漢，興於唐，盛於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合江設黔邊仁岸（即貴州邊境位於仁懷縣的口岸），地處川、黔、渝交界區的先市鹽馬古道商賈日多，商品流通日益擴大，先市醬油遂成爲川南、黔北、渝西地區居民爭相購買的上等調味品。先市醬油以黃豆爲主要原料，採用傳統工藝精心釀造。色澤棕紅，味醇柔和，清香回甜，鹹度適中，鍋煎不糊，久放無沉澱，不生花、不變質，是醬油中的佳品。

這麼好的醬油，爲什麼除過川南、黔北、渝西之外，在全國幾乎毫無影響呢？何開明先生對我說：先市醬油釀製技藝是一種傳統的手工作坊技藝，採用大豆整粒蒸悶、多野生菌種製造，在經歷長達三年日曬夜露的充分發酵以後，才能提取醬油。用這樣的工藝流程來釀造醬油，固然足以保證質量，但同時也限制了產量。至於異地辦廠——離開了先市鎮位於赤水河畔的這塊風水寶地，同樣的原料，同樣的工藝，同樣的工人，生產出來的醬油，就不是先市醬油的風味了。

原來如此！

在合江縣先市釀造食品廠，有着使用了一百多年的老廠房和六百多口百年以上的曬露缸，所有這些，都是先市醬油釀製技藝的重要載體，也是罕見的濃縮着醬油釀造歷史的文化符號，後人理應對其常懷敬畏之心、多施保護之力。我想，由赤水河畔獨特的自然條件和當地民衆的傑出創造力共同釀造的先市醬油，當然必須繼承傳統、努力做強，但卻絕不可以一味逐利，盲目做大。像現在這樣就好，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絕大多數城市的超市裡，沒有先市醬油的蹤影，但它「醬香濃郁、味美醇厚」的特質，卻爲川南、黔北、渝西的衆多百姓所熟知、所深愛；同時，這種「別無分號」的優質商品，也是旅遊者在合江購物的重要選擇。回顧人類社會的前行歷程，工業化的浪潮在給我們帶來利益和便捷的同時，也使得許多優秀的傳統手工技藝化爲烏有。我們也許無法改變這種大的走勢，但卻絕對可以向優秀的傳統表達敬意、提供幫助。合江縣先市鎮的民衆不正是如此嗎？他們的眼光，他們的胸懷，他們的魄力，使得被譽爲「中國醬油傳統釀造工藝活化石」的合江縣先市釀造食品廠，一直在赤水河畔健康存在、茁壯成長，爲推動中國社會的持續進步，從精神與物質兩個層面，源源不斷地提供正能量。

在堯壩古鎮的先市醬油專賣店裡，我細細參觀，卻不曾購買；年紀大了，不想攜帶沉重的行李東奔西走。但離開合江那天。何開明先生卻送來一桶先市醬油：「來合江，怎麼可以不帶先市醬油回去呢？在西安享用先市醬油，你會更想念合江的。」是的，短短幾天，合江已經成爲我心版上的一個深深印記。因爲，這裡不但有醇厚的醬油，更有醇厚的人！

人與事

民初北大女生

劉誠龍

一九一九年，北京女子師範高等學校建校，女子有才便是德，更是智了。而北大招女生，也是打的擦邊球。一九二〇年春，王崑崙就讀北大，跑到蔡元培校長辦公室說：我有個姐姐，叫王蘭，夢裡都想進北大讀書，可否？蔡校長反問：她敢來嗎？王崑崙趕緊應便道：叫她來吧。於是，晃蕩着清一色男光棍的北大校園，便有了一株裊娜與搖曳的靚麗風景點（漸漸成風景線）。

蔡校長打的是文件擦邊球，以前有個「不成文法」這是「公理」，不用論證的。因不曾成文，故有空子可鑽，「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有幾名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爲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爲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這就是空子，中國很多新思想就是從空子裡鑽出來的。

王蘭成了首個北大有程度相合的女學生，書亦可錄取。」消息貼出學。甘肅美女鄧春蘭，本的，閱讀蔡元培講話後蔡校長書》：「今閱貴說，主張男女平等。我輩席，不於此時更待何時？例，如蒙允准，即負笈來。」北大女生先例不是難，繼踵的還有江蘇的婁壁，四川的趙懋芸、趙的程勤若。

女生進北大，破了天荒，一隊隊長袍裡，忽地點綴了一朵朵裊裊娜娜的旗袍，校園不亢奮起來了？也別怪衛道士老古董，他們的風化擔憂非空穴來風。讀書本苦修，得與人間色相絕緣的。「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自然會有北大沙彌驚問：「此是何物？」老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屍骨無存。』」沙彌只好回去再苦修，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沙彌答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總覺得捨他不得。」

男生是「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顧頡剛回憶道，男生們聽說學校招了女生，一窩蜂地跑去看。學校出了《北京大學日刊》，特闢「本校女生」，男生們潮湧瘋搶，顧頡剛去晚了，沒搶到，叫他好長時間不爽。女生確是一抹異色，翻開老照片，看王蘭、奚浱與查曉園玉照，上着棉衣，下繫黑裙，難掩動人春色。怪不得男生們把持不住。

何止男生把持不住？教授心上思想的，也只是那「吃人的老虎」。劉元功先生憶道，女生們讀書是很積極的，「總是在上課鈴一響即急速到課堂坐定」，王蘭、鄧春蘭與趙氏姊妹，四位女生挨挨擠擠坐一塊，果是靚麗風景線了。女生，可愛的女生，本非閣下想像的那麼潑辣與開放，她們是羞澀的，「四人靜靜地並排坐着，一言不發」。男生們沒一個睡懶覺逃課了，上課鈴聲響，跑得飛快。來上課的？多是來看美女的。

男生們上課心猿意馬，老師們教授也五心不定。教授進教室，第一眼落哪？絕然是四位花枝招展的姑娘：同學們，今天我們學習《玉台新詠》開篇詩作：「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男生們便齊齊笑。笑得老師陡起紅雲：搞錯了搞錯了。老師紅雲起處，眼光又走神了，拐向在課堂之洲的關關雎鳩上。

胡適博士是不是爭取到女生班上來上課的？「總不知不覺向她們望一眼，雖胡適教授，亦所不免。」胡教授吞津樂教，教着教着，神不在，也有將「關關雎鳩」，亂安到《玉台新詠》去了。眼睛着力要移開，移，移，移，又移到女同學那裡，落地生根了。不過，講到興起，胡教授收回了魂魄，劉元功回憶道，有一次，胡教授「聚精會神地講中國中世哲學史」，視通萬里神接千載，貌似聚精會神於「中國中世」的。

未料，噗嗤，一聲噴嚏響來，又是噗嗤。玉音何處？聲自趙懋華來。原來是秋風起，草木黃落兮，教室窗子未關，「正對着趙懋華，清風徐來，吹得她連咳數聲。」美少女感冒了喔，看那胡適教授，這時遲，那時快，丟了粉筆丟了教材，大步流星，直往講台下走。腳匆匆，臉蹙蹙，同學們見之，未名所以。原來是：「胡適急步走下講台，輕輕將窗關上。」胡教授教書不教，要來暖人。這人不是男生，而是女士，呵呵，教室裡，立刻爆發大笑。女生甚表情？「惹得女同學個個面紅耳赤」，朵朵紅雲，浮上玉臉，好像是秋天的紅蘋果，「趙本人尤甚」。

胡教授情不自禁，關懷女生，自是人心底處一把溫馨的火，暖人。君見其中溫暖，我見其中異樣。男同學何以笑？笑裡有會意，也有詭異；女同學何以羞？羞裡有固守，也有驛動。胡教授憐香惜玉，原是本能。這本能也是可怕的，弄得不好，本能進步爲本色，不給了衛道士們口實？解放思想，思想是得解放的。思想解放，是都放開？北大學生，最先多是公子哥兒，紈袴子弟，不但學生愛進窯子，教授也多有逛八大胡同的愛好。若是弄出些師生戀來，罪過罪過。

嫖，始於甚？或始於瞟；賭，始於甚？或始於睹。蔡元培偉大之處是，他知道思想有所解放，有所不解放的。只談有所解放，不談有所不解放，定然走進魔道。一九二〇年北大招收女生，同時間，一九二〇年蔡元培校長發起了進德會，一條是：不嫖，不賭，不娶妾。這點在北大校園，尤顯要。北大初招女生，引起的人心驛動，不消說確是如滔天洪浪的，若不加固心堤，則氾濫了。北大師生如胡教授對女生，只是瞟，不曾嫖；只是睹，未曾賭，只是覷窗，未曾娶妾。教授未曾有失德者，男女同學更暢通無阻，成如今常態，進德會有功焉。